

查慎行《南斋日记》考证二则^①

陈 玉 兰

内容摘要:南书房制度递嬗、人员变迁及日常运行情况于清史研究至关重要,而相关研究所能依据的文献极为鲜见。查慎行《陪猎笔记》、《南斋日记》不仅对查慎行研究是极可珍视的第一手资料,对南斋制度研究也极其重要。《历史档案》2014年第2期发表了对《南斋日记》稿本的介绍文章,于相关研究有所助益。但由于稿本文字漫漶、行草率意,使相关介绍存有缺憾:一是将日记稿本写作时间由康熙四十三年误成康熙四十六年,以致所论史事与史实南辕北辙;二是将张廷玉的始入直时间误成查昇的,并颠倒了查慎行、查昇的叔侄关系。为免误导,特加考证。

关键词:查慎行 《南斋日记》 南书房 查昇 张廷玉

南斋是南书房的别称,康熙十六年(1677)始设于紫禁城内乾清宫南庑西端,原本是康熙读书之地,后逐渐演变成皇帝秘书机构的办公地,因为最近天听,所以日显清要。表面上看南书房翰林只是皇帝的文学侍从,为皇帝侍讲侍读、徵文考献、品鉴书画、记注宸音、草拟制诰,并奉旨编书、应制唱和,凭其文采学问,让君王事业形诸文字以垂不朽。但其实,南书房行走每日入直禁中,常备皇帝顾问,是最有可能被皇帝任以腹心的,故而对朝廷决策的潜在影响不容小觑。因此,对南书房机构职能、管理制度、日常运行、人员变迁等情况的研究,于清史研究至关重要。

而研究南斋所能依据的资料却极为稀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的康熙十六至十九年的《南书房记注》,世纪之交连载于《历史档案》,是有关南书房设立之初的第一手文献。康熙中期的南书房,曾经眼的相关文献,仅查慎行的《陪猎笔记》^②,记的是康熙四十二年五至八月查慎行作为南书房行走离开京城,陪侍康熙至承德避暑山庄的经历。另有查慎行作为文学侍从之臣十年间

①本文系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点规划课题“海宁查氏世家文学研究”(06JD-JN003Z)阶段性成果。

②查慎行、权儒学:《陪猎笔记》,《文献》1994年第2期,第239-268页。

所创作的相关诗作,散见于《敬业堂诗集》中,虽然透过南书房行走的应制奉和之作,可以管窥内廷风雅,但毕竟隔了一层,并非全豹。所幸《历史档案》又发表了许文继、李娜《南书房行走笔下的人直生活——新发现的几部南书房行走自撰史料》一文^①,介绍了康熙朝查慎行、光绪朝陆宝忠和徐琪三位南书房行走所撰的与南书房密切相关的文献,分别是查慎行的《查他山南斋日记》、陆宝忠自撰年谱(《陆文慎公年谱》)以及徐琪南直时所创作的《南斋纪事诗》,虽然这三种文献的原始文本未见整理发布是个缺憾,但该文对读者了解南书房的规制和南书房行走的日常工作情况,无疑是有所帮助的。拓荒之功,值得肯定。但正因为读者见不到原始文本,鉴于南书房文献的历史价值和学术意义,所以相关的介绍更须严谨慎重,以免误导读者。鉴于此,本文考论许、李之文对查慎行《查他山南斋日记》介绍的两处失误,以期对该日记稿的解读略有裨益。

日记稿作者查慎行(1650-1727)入直南书房在康熙四十一年(1702)冬,时已53岁。查慎行出生于明清易代之际的遗民之家,其父查崧继,族伯查继伸、查继佐等等都曾参加南明鲁王政权抗清斗争,遗民家风对其成长有深远影响。国变后,慎行“不事科举干禄之学”,好为吟咏、不趋时好,师事陆嘉淑、查继佐、范襄、黄宗羲、黄宗炎、钱澄之等遗民,结交也多遗民后人,表现出典型的、有类于遗民的江湖散淡心态。直至康熙十年(1671),慎行始应童子试,旋复因母疾辍去。康熙十八年(1679)后,出游杨雍建黔阳、查培继西江幕府。康熙二十三年(1684)入国子监,康熙二十八年(1689),受《长生殿》案牵累,黜国子生,落拓江湖,悲歌凄咽,成为在野诗坛的旗纛。康熙四十一年(1702)冬十月,以张玉书、陈廷敬、李光地、揆叙等人举荐,得蒙康熙帝召见,因赋诗称旨,入直南书房。明年试二甲第二名,选庶吉士,特免教习;未散馆,特授编修,正式开始了十年文学侍从生涯,直至康熙五十二年(1713)七月辞归。

成长于与政权极不合作的遗民社会中,终于改弦易辙后又科第蹭蹬、仕途坎坷,并身不由己陷入政治斗争漩涡之中的查慎行,最终走上了南书房行走之路,以至于“忠爱惓惓”、“一饭不忘君”^②,可谓满清王朝对汉族士人驯化的一个成功样本。因此,查慎行的随侍文献,别有研究的价值。尤其是作为一位著名诗人,以私密化的日记体记述陪侍君王过程中的见闻,相对于前已提及的皇家官方的冠冕堂皇的《南书房记注》,所透露的信息的丰富、生动和饱满,是令人期待的,无论对查慎行研究还是对南斋研究,都值得珍视;相关的介绍,也必然会引起关注。因此在此标举许、李之文对《南斋日记》写作时间及对查昇入直时间判断的疏误,略加考证,以免讹传。

①许文继、李娜:《南书房行走笔下的人直生活——新发现的几部南书房行走自撰史料》,《历史档案》2014年第2期,第103-108页。

②陈敬璋《查他山先生年谱》雍正五年(1727)记查嗣庭试题案发后,雍正帝览查慎行诗集至纪恩诸作时评语。参见权儒学:《稀见查慎行著述二种》,《文献》1995年第4期,第183页。

一、关于《南斋日记》的写作时间

《南斋日记》，原题《查他山南斋日记》，上海图书馆藏稿本。正文凡170面，另有封面，题“查他山南斋日记”，下署“乙卯冬广楨为执之题签”；扉页，有文字两行，分别题“查他山太史日记”和“康熙四十三年正月初一至十二月廿九”，只是后一行文字已漫漶不清。正文行草书写，中多涂改，尤其是每日记事后所附诗词底稿，更是涂乙满纸，辨认不易。许、李之文据扉页漫漶不清的题字，以为该日记稿记康熙四十六年事，误。致误原因窃以为是“康熙四十三年”之“三”因为年代久远，第三笔中间墨色淡褪、分作两笔之故；当然致误之由恐怕也缘于作者对慎行行迹及日记所记内容未加细审。按，慎行十年文学侍从期间所作之诗依次编为《赴召集》、《随辇集》、《直庐集》、《考牧集》、《甘雨集》、《西阡集》、《迎銮集》、《还朝集》、《道院集》、《槐篠集上》、《槐篠集下》、《枣东集》、《长告集》、《待放集》，共十四集，入编年体《敬业堂诗集》中。考该日记稿中所附诗作如《送掌詹陈乾斋先生省觐归里四首》、《题吴震一中翰诗稿后》等等多见录于《敬业堂诗集》卷三十一之《直庐集》中（文字有改动）。《直庐集》收诗自注谓“起甲申（1704）正月，尽乙酉（1705）五月”，则日记稿记事年份，当与此相应。《直庐集》小序有曰：“‘直庐’之名出《汉书·严助传》注，所以处贤良文学之臣。余不才，初蒙特召，出入禁林已踰年矣，今乃取以名集者，断自受职之岁始，用彰恩遇，且以志愧云。”^①这里“直庐”即“南斋”，指以翰林院庶吉士身份入直的南书房。慎行“初蒙特召”在康熙四十一年（1703）冬，“受职之岁”在次年殿试成进士后，诗集所收，正是蒙特召授职南书房行走“踰年”后的作品，止于康熙四十四年五月随驾巡边（另有《考牧集》、《甘雨集》）前。日记稿首页首行题“甲申正月朔”，记事显然是自康熙四十三年甲申（1704）正月初一日始，卷末记十二月二十九日事，首尾耆年，其时慎行正蒙康熙青眼，所作正是作为“南书房行走”的工作日志，是南书房机构建制、人员构成、轮值制度等相关研究的重要史料，也是查慎行开始仕宦之次年行迹、创作、交游情况的第一手资料。而据《西阡集》、《还朝集》，慎行自康熙四十五年（1706）十月请假南归，为双亲营葬于海宁龙山西阡，次年家居，直至康熙四十七年正月，因“家居一年，展限已满，州县敦迫就道”^②，因而还朝，年馀时间都远处江南，未尝入直南书房。因此，许、李之文屡屡道及的所谓“《查他山南斋日记》为康熙四十六年所记”，非是，而文中建立在此时间断限基础上的史事论述，难免跟史实南辕北辙。

二、关于查昇入直南书房的时间

查昇是南书房入直翰林中颇为重要的一位，尤其以书法得康熙嘉赏。康

^①查慎行：《敬业堂诗集》卷三十一《直庐集》，《四部丛刊》景清康熙本。

^②查慎行：《敬业堂诗集》卷三十五《还朝集》序，《四部丛刊》景清康熙本。

熙屡赞“他人作书皆有俗气，惟查昇脱俗耳”，认为“查昇笔法好。用工日久，自尔不同”。^①关于查昇的入直时间，许、李之文又曰：“《查他山南斋日记》还为其事实的破解提供了必要的依据。比如，查昇是何时入直南书房，在一些资料中没有明确的记载，但在日记中找到了线索：四月初三日，‘臣世叔（查昇——许、李注）初奉旨召入南书房，进谢恩七律二篇。奉旨即为直庐共事’。”^②此段文字大谬不然，康熙四十六年实为在南书房行走多年而积劳成疾的查昇病卒（农历12月21日）之年。另查慎行与查昇的确是叔侄关系，但慎行为叔，称查昇为“家声山侄”，断无称查昇为“臣世叔”之理。那么这里的“世叔”是谁呢？请看四月初三日《日记》稿原文：

黎明过玉翁，同入顺成门，补祝澹远生日代酒烛银一两。午前至畅春园，同值诸公俱在。张衡臣世叔初奉旨召入南书房，进谢恩七律二首称旨，即留直庐共事。

此处玉翁是杨瑄（字玉符），澹远即查昇（字澹远，号声山，斋名署澹远堂，有集名《澹远堂集》）。据四月初一日日记，慎行此日曾“作札与玉翁，约初三早同出城”。到初三日一早，慎行过访杨玉翁，为的是一同去为查昇生日补送贺礼（据查氏家谱，查昇生日为四月初二）。四月初三日后，“衡臣”这个名字在《日记》中是频繁出现的，比如只隔一天的四月初五日记曰：“是日录‘雾’诗毕，再录‘露’诗。晚，出，过声山寓，再过衡臣寓，即相国旧赐第也。”则衡臣与声山，显系两人，且衡臣出身显贵。

所谓“张衡臣世叔”其实是张廷玉（1672—1755）。张廷玉字衡臣，号研斋，安徽桐城人，康熙三十九年庚辰（1700）庶吉士，大学士张英（1637—1708）之子。如此便能明白查慎行为什么称比自己小二十馀岁的张廷玉为“世叔”了，因为清代翰林称太老师之子为“世叔”。张英（1637—1708）是南书房首任主管，在康熙十六年南书房刚刚开设时，就是他和高士奇，每天入直侍读，寒暑无间。朱方增《从政观法录》卷六载：“十六年，始立南书房，迁英侍读学士，领其事。辰入酉出，以为常。”张英是康熙二年（1663）举人，六年进士，十二年授翰林院编修，充日讲起居注官，累迁侍读学士。十六年奉命入直南书房，二十八年擢工部尚书，兼翰林院掌院学士，仍管詹事府。三十六年任会试正考官。三十八年拜文华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四十一年二月以衰老休归，四十七年六月卒。虽然查慎行乡试座师徐倬（康熙十二年进士）、彭殿元（康熙二十七年进士），会试座主熊锡履（顺治十五年进士）、许汝霖（康熙二十一年进士）、吴涵（康熙二十一年榜眼）似乎都并非张英所取士，但以张英在翰林院和南书房的崇高地位和元老辈分，查慎行尊之为太老师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进士被选为

①徐倬：《詹事府少詹事查公墓志铭》，参见陈伯良、吴建德编：《海宁查氏》第四册，中国书画出版社，2006年，第2150页。

②许文继、李娜：《南书房行走笔下的人直生活——新发现的几部南书房行走自撰史料》，第106页。

庶吉士,都有三年教习期,翰林院掌院作为教习学士,与庶吉士们也是师门弟子关系。比如,查慎行在成进士前,曾被明珠聘为塾师教其子揆叙学,然而当慎行成进士并被选为庶吉士时,揆叙已是翰林院掌院,尽管康熙恩诏免慎行赴教习,但上下关系还是不能逾越的,所以查慎行有《奉旨免赴教习厅赋呈院长揆公》一诗,中有“诏恩已免春秋课,馆职犹充弟子科”、“回思东阁传经地,老厕门墙愧自多”^①之句。由此,长期主事南书房又曾兼翰林院院长的张英,在南书房庶吉士中的地位可想而知。而此番张廷玉入直南书房,正是张英荣休之后,张廷玉子承父职,也正凸显了康熙向来对张英的倚重。

所以,上引文字是不能说明查昇的入直时间的。虽然如此,这却是对有清一代唯一配享太庙的汉臣张廷玉入直时间的明确记载,也是颇为重要的史料。

至于查昇(1650-1707)的入直时间,《海宁查氏宗谱》载徐倬所撰《詹事府少詹事查公墓志铭》以及《浙江通志》等述之甚详,大略为:查昇,康熙二十七年(1688)戊辰科二甲第二名进士,选庶吉事,以父母年高,请假回籍;庚午(1690)丁父忧,辛未(1691)丁母忧,甲戌(1694)服阙;丁丑(1697)散馆,授编修,为三朝国史馆纂修官;戊寅(1698),直南书房分钞御制文集,迄辛巳(1701)书成;其间康熙三十八年己卯(1699)曾充江西乡试主考官,翌年仍入直南书房,历谕德、侍读庶子,晋少詹兼侍讲学士。

可见,查慎行与查昇虽系叔侄,但其实同庚,只是查昇入仕、入直时间要早查慎行多年,而不是相反。

【作者简介】陈玉兰,女,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江南文化研究中心教授。研究方向:清代诗词及江南文化。

^①查慎行:《敬业堂诗集》卷二十九《赴召集》,《四部丛刊》景清康熙本。